

〈看不見的絲線〉

祖屋在遠方，裡面的祖靈在呼喚，我裝上陽光的翅膀，向祖靈飛去。站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博物館門前，細雨灑落在鄰近的丘陵上，應該也灑落在我遠方家鄉的群山上，雨還是淚迷濛了我的眼睛。我猶豫著，不知該回花蓮，還是待在台北？

暑假在太巴壠青年聚所，耆老講述神奇的傳說，我們吃睡在聚所，生為部落青年一員的我，英代，以前竟然不知這些神話，也聽得最入迷。耆老說：太巴壠 **Kakitaan** 嘎給嘎岸祖先原係天神，是太陽母神的後裔，第四代祖先育有六兄弟姊妹，么妹在孕肚就發光，出生就是發光美女，長大後被海神之子看上，海神之子想：寂寥的黑海，有她陪伴多溫暖光亮，發光美女躲躲藏藏的不願嫁，海神衝冠一怒，引發洪水，搶走了發光美女，海神的龍宮終於有了光，不再是寂寞的黑，族人用七個故事雕刻七根木柱支撐祖屋，發光女孩是其中一柱。

耆老說：「英代，民國 47 年，溫妮颱風吹倒太巴壠祖屋，毀祀的七根柱子倒在路中被中研院民族所館員抬走，收藏至今，祖靈也跟著被關在博物館已經五十年。你們年輕人去臺北看看祖柱吧！」

我裝成是訪客到了南港，看到民族所博物館藏品琳琅滿目，我族的也在其中，300 年的盾牌陪著刀劍、刀劍陪著拉弓、頭目大盤帽陪著綁褲，如果這些是在部落多好；每個文物都內蘊千年的光。我感受這些光，這來自星辰的照耀；終於找到嘎給嘎岸祖柱，千年木紋雕著美女仍發光，多神奇的光彩？這光在我心中迴盪。

從臺北回鄉後，我忍不住寫信給民族所所長，說要來拜訪民族所博物館，我和朋友撒奇到所長室向她索求，說：「我們來自花蓮，祖屋木柱原是我們的，我們來要回，要放在祖屋裡面，恢復原有祭儀、重振部落魂。」

她推託的說：「英代，木柱已有壞損，移動木柱更易損毀，這已是國寶不宜動。」我說：「木柱是我們的，民國 47 年你們偷走祖屋裡的寶物。移動過程中，木柱損毀也是我們的事。」撒奇也幫腔，她不服氣的說：「你們沒有設備、沒有空間，文物要溫度、濕度、潮度的控制。木柱已經申請上國寶，是國家的寶，館方也不能讓它破損，它已不能搬動。」

撒奇聽了，氣聲罵道：「『還我文物』，中研院是小偷，是大鯨魚，太巴塢是小蝦米。芙代，走！」就要拂袖而去。

我拉著朋友，緩頰說：「所長，你們不能欺負原民，現在局勢已改變了。」聰明的她嗅到不尋常氣氛，立刻說：「我是所長，兼博物館館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這是合議委員，需要開會，開會再決定。」雙方不歡而散。

所長事後告訴我，說：「事情找上門，我就該正視，芙代！我被你們年輕人感動了。」我也嗅到所長的謙和。之前，我和耆老們討論，又思尋數月，耆老說：「我們請八十歲老巫師 Kating Hongay 凱妲紅愛做媒介，她能聽到祖靈是否想回部落？凱妲紅愛功力最強。」我和撒奇去找老巫師團，老巫師正帶幾個人繞圈唱祭歌，我以為她們五人正在做舞蹈暖身。我眼光充滿疑惑，老巫師指著地上什麼都沒有、只一片水泥的地，解釋道：「這地上四界有絲線，我會抓住這神靈所拋下的絲線，它們是前往神靈場域的路。絲線如蛛絲有點黏黏的、有點彈性，鋪在地上就變成神靈的路，腳可踏踩其上。」休場時又解釋著：「神靈拋下來的是一個亮光點，走在神靈的場域與祖靈相會，和祂一呼一吸，我愈來愈喜歡孤獨，不愛走在人群，喜歡獨自走向原野，在大自然中，會聽見風在笑，看見陽光，就好像看見神靈下來，要牽我的手回家；自然的靈和祖的靈、以及我的靈相會。」她講得既虔誠又神奇，講完又繼續帶著小祭師繞路。

隔幾天，民族所所長也來函，說眾委員還是認為移動木柱會損毀，國寶不宜動。我覆信不再說要還我祖柱了，妥協地說：「祖靈數次託夢給巫師，祂們希望回家。柱子可以留在博物館，但得把祖靈請回家」，既然這是祂的心意，我們一大群人就親自北上，穿阿美族服、掛腳鈴，包車來到一向肅靜的博物館。一大群本該走在部落麵包樹、苦楝樹下聽雀叫的人，也不管城裡的生活紀律，一下車就赤腳高聲呼叫——族禮認為招呼禮就是高呼祖靈。

於是隆重的祭儀便在民族所博物館內外舉行，以古老的祭歌告知祖靈。我嘴裡不斷噴灑米酒前行引路，老巫師唱道：「祭歌把老人家 and 我們連成一線了，我們誠摯的來接老人家回去，祖靈放置的祖屋木柱也準備好了。」男祭師念道：「我們扛了活山豬來，還帶了老人家愛吃的食物：樹豆麻糬、芋頭竹筍、檳榔荖葉紅糯米，六個 Oled，一個圓圓的 Turenu，請坐在香蕉葉上回來吧！這些食物都是您最熟悉的，請享用。」女巫師念經語：「**Kakitaan** 祖屋已重新蓋好，祖柱也雕刻一個新的，請入住。」我們在大廳排成一排，齊聲合唱祭歌，博物館內回聲繞樑。祭師搖晃起來，已入靈界；當老巫師用古韻經語，唱到「您們跟我同一條路」時也入神了。

然後聽到祭師口中的祖靈降臨說：「我已經等很久了，你們這麼晚才來？」大家難過得哽咽，祖靈生氣並擋祭師的腳，讓他舉步維艱，祭師下命令，說：

「茉代，趕快在我腳上噴酒！」他才能舉步並送聲說失禮失禮。祖靈又問：「嘎給嘎岸家族的後代來了嗎？我想見他們。」祭師低頭答應：「來了！」趕快跪下，我們也隨之跪拜。

祖靈准予我們往前走，我繞著展間看搭建的祖屋模型、大盤帽、竹製盾牌。祖靈守在物件裡，傳說也在兵器、竹籐裡。我想：這些文物如果是在部落多好，耆老才能拿著它說故事，祭師一進展覽，遙見發光的祖柱就直奔，他看得到發光的女孩祖靈，捏在手中的香蕉葉也立起，表示想回家。

我們成功的迎到祖靈，把祖靈裝在米酒瓶裡帶回，有一位祖靈先跑出了庭院，被女巫發現了，趕快叫我追回，我隨她拿香蕉葉，把祂引在葉上放入米酒瓶裡，祭師對我說：「這祖靈離開博物館會迷路，我們就找不到祂了。」

上了遊覽車，我隨女巫沿路喊：「這是南港、這是宜蘭、這是花蓮、這是光復。」太巴壠的兩點灑落在麵包樹上閃耀，傳說的淚照耀群山，雨，是祖靈因想念家鄉而留下的淚嗎？

回到蓋好的祖屋，我們歡天喜地的有更隆重的迎靈。從此年輕人的讀書會都改在祖屋繼續辦，因為那裏重新雕刻的七根柱都是歷史故事，每根柱子下放著米酒瓶，祖靈裝在米酒瓶裡，有祖靈陪伴，耆老的故事再講也講不完。遠古時，我們的祖先住在台東阿拉巴耐，原本安居樂業，到了第四代生了六個孩子，發光女孩是么妹；海神為搶走美女發光女孩，引發洪水，捲走了六妹，洪水大氾濫。洪水淹沒全族，還好四哥和姊姊一起乘木白漂啊漂，從台東漂至花蓮豐濱鄉大港口，在沒有一個人的貓公山住下，他倆開墾求生，姊弟只得結婚，這是天地不容之事，懷了四胎，生下的是蛇、龜、蜥蜴、壁虎，他們哭喊求助天神，太陽神派巫師降世祝禱後才生出第五代正常子女四人，子孫至此綿延。

假日，耆老帶我們年輕人走到群山邊，第六代移至太巴壠的發祥地 Sisaksakai 四阪境，從貓公山移至太巴壠，這裡立著一塊大石碑。耆老指著石碑的雕刻教我們：祖先出外狩獵，發現光復鄉北方的一片原野，就從豐濱北移，鄉長及民意代表曾來考察，發現四阪境留下不少祖先遺物，認為此處應為起點。部落傳到第七代，一對兄弟去山上砍材，發現河水的源頭被污染了，回家稟告父親，父親要兄弟倆去水源地殺破壞者，長子見一人，面河蹲在那兒，二話不說立即從他背後砍下，才發現這人正是父親。原來長子天性軟弱，為訓練兒子從此能勇敢地獵頭，而情願寧願自己。

其母椎胸頓足，捶兒子，哭趴地上，說：「你用的方法不對，你不瞭解爸爸。」長子也悔恨地說：「媽！對不起你，我錯了，我應該先查明一下。」又抱

起母親，說：「我會化成天上的星星，陪伴著爸爸，早晨在我家門口就看得見。」子弑父，天地不容，他懊悔得一直跺腳，突然雙腳陷進土裡，小腿陷進一半，再跺腳一次，大腿陷進土裡。這時，母親馬上轉身，拿了一把刀，把他的頭砍下來，頭才沒有跟著陷進去。

他母親一夜未眠，次日天微微明，推門即見家門口的天上，果然有一顆星星。子弑父的事轟動部落，次子為父兄舉行盛大首祭，搭起一排祭棚，將兩首級列門口，這便是我們年年 Ilisin 祭祀的源頭。獵首，分秒間要判斷生死，分斷敵我，獵首祭是眾祭儀之首，首祭的祖屋是何等神聖莊嚴；後來日本殖民時，以為獵首祭野蠻，強迫清除屋前的首棚、並佔有祖屋土地。

耆老請到祖屋第 59 代何玉蘭來，她住在對面，熱心地教我們說：「祖屋傳人從第六代傳至我已是一千多年。」又說：「老巫師曾問祖靈，現在房子都改成鋼筋水泥，漂亮又耐用，祖靈不願意改，還是要住茅草屋。」

我們把沿路撿來的小米梗生火燃燒著，我看著冉冉上升的煙，迷茫的問：「神話傳說，順著米梗煙路，天上的女神會來到人間嗎？人間的男孩會跟天上的女神靠著煙連在一塊嗎？成為好友、好夫妻？順著米梗煙路，有些祖靈會不會來這裡？……」大夥兒皆不語。

從中研院歸來看見祖柱、大盤帽、盾牌，我突然開竅了。看著裊裊上升的煙霧，我想：「山豬是怎麼來的？是女神把吃剩的豬骨頭帶下來，化成人間的豬嗎？小米怎麼播種的？是否女神教人間男孩的？」耆老敲我的頭，我不敢胡思亂想了。

繼而思緒又紛飛的想：「祖靈串連成一條時間之線，這麼細的神靈絲線，能拴住麼？祖先從台東、豐濱、大港口、太巴塢，不斷遷移尋找生路，把每一部落的關懷連成串，就連接成一條緊緊的絲線和繫念。」我靜靜感應著：神靈拋下來的亮光點拉出絲線，千年祖靈編織的這看不見的絲線路，隨他們的身影以無形環繞我。

所長後來變成我的朋友，所長姓胡，我見到她對祖屋、獵首祭的考據，透過現代與祖先溝通、現代與神話相疊，把看得見與看不見交織；而所長的影子也和原住民的影子相疊。我辛苦的在祖靈疊影中尋找微光，她教我體驗時間的推移，教我和先祖的影子相疊，她和發光女孩都讓我很好奇，內裡似乎都住著一顆不受拘派的心。

群群的中央山脈依舊綿延，每個黃昏、每個微雨，葉子都在麵包樹上閃耀，我看見祖屋發光女孩的孤獨、脆弱、堅忍，我常常閉眼等著這女孩降臨。

胡所長來祖屋，我們再升起火，裊裊的煙路讓我跟著傳說走；住在祖柱的祖靈、代代相疊的祖靈，讓我身如鴻毛的走在他們影子裡。發光女孩、胡所長、這麼細的絲線，從南到北，由山中到城中，看不見地連繫著，引我走入煙路似的絲線，如老巫師指著地面說的，以無形弧線指引我，向未來走去。